

詞評 金粟詞話
詞統源流 詞藻



金
粟
詞
話

彭孫通 著

中
華
書
局

金粟詞話

此據別下齋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金粟詞話

清 海鹽彭孫通駿孫著

詞以自然爲宗。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。便率易無味。如所云絢爛之極。乃造平淡耳。若使語意淡遠者。稍加刻畫。鏤金錯繡者。漸近天然。則駸駸乎絕唱矣。

宋人張玉田論詞。極推少游。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。而稍詘美成。夢窗之詞。雖雕績滿眼。然情致纏綿。微爲不足。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闕。兼有天人之巧。美成詞如十三女子。玉豔珠鮮。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。

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。不許愁人不起。守著窗兒。獨自怎生得黑。皆用淺俗之語。發清新之思。詞意並工。閨情絕調。

詞人用語。助人詞者甚多。入豔詞者絕少。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。新奇之甚。用則字亦僅見此詞。柳耆卿却旁金籠教鸚鵡。念粉郎言語。花閒之麗句也。辛稼軒驀然回首。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秦周之佳境也。少游怎得香深處。作箇蜂兒抱。亦近似柳七語矣。山谷女邊著子。門裏安心。鄙俚不堪入誦。如齊梁樂府。霧露隱芙蓉。明燈照空局。何等蘊藉。乃沿爲如此語乎。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。當以史邦卿爲第一。昔人稱其分鑠清真。平睨方回。紛紛三變行輩。不足比數。非虛言也。

詞家每以秦七、黃九並稱。其實黃不及秦甚遠。猶高之視史、劉之視辛。雖齊名一時。而優劣自不可掩。范希文蘇軾遮一調。前段多入麗語。後段純寫柔情。遂成絕唱。將軍白髮征夫淚。亦復蒼涼悲壯。慷慨生哀。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。終覺讓一頭地。窮塞主故是雅言。非實錄也。

詞以豔麗爲本色。要是體製使然。如韓魏公、寇萊公、趙忠簡。非不冰心鐵骨。勳德才望。照映千古。而所作小詞。有人遠波空翠。柔情不斷如春水。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。皆極有情致。盡態窮妍。乃知廣平梅花。政自無礙。豈儒輒以爲怪事耳。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闋。姜明叔力辨其非。此豈足以誣溫公。眞贋要可不論也。

林處士梅妻鶴子。可稱千古高風矣。乃其惜別詞。如吳山青。越山青。一闋。何等風致。閒情一賦。詎必玉瑕珠類耶。

牛嶠須作一生拚。盡君今日歡。是盡頭語。作豔語者。無以復加。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。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。遂使金荃蘭畹之音。流入掛枝黃鸝之調。此學柳之過也。

稼軒之詞。胸有萬卷。筆無點塵。激昂排宕。不可一世。今人未有稼軒一字。輒紛紛有異同之論。宋玉罪人。可勝三歎。

作詞必先選料。大約用古人之事。則取其新僻。而去其陳因。用古人之語。則取其清雋。而去其平實。用古人之字。則取其鮮麗。而去其淺俗。不可不知也。

詞雖小道。然非多讀書。則不能工。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。楊用修之論曹元寵。古人且然。何況今日。

近人詩餘。雲閒獨盛。然能作景語。不能作情語。嘗從素簾見宋宗丞長相思十六闋。仿沈約六憶詩體。刻

畫無餘。令人色飛魂斷。言情之作。斯爲優矣。董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。亦往往風美動人。綜丞新著及董錢二家

俱集中所未及載。長調之難于小調者。難于語氣貫串。不冗不複。徘徊宛轉。自然成文。今人作詞。中小調獨多。長

調寥寥。不概見。當由興寄所成。非專詣耳。唯龔中丞芊綿溫麗。無美不臻。直奪宋人之席。熊侍郎之清綺。

吳祭酒之高曠。曹學士之恬雅。皆卓然名家。照耀一代。長調之妙。斯歎觀止矣。此偶然記酒間之語。他容細爲楊榷耳。

詠物詞。極不易工。要須字字刻畫。字字天然。方爲上乘。卽閒一使事。亦必脫化無跡。乃妙。近在廣陵見程

邨阮亭諸作。便爲歎絕。殆幾幾乎與白石梅谿頡頏今古矣。